



总策划·徐锦江 陈鸣华
主 编·陈晓欣

46位都市男女真人秀，讲述自己的激情恋事



口述 实录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口述实录

46 位都市男女真人秀，讲述自己的激情恋事



总策划·徐锦江 陈鸣华
主 编·陈晓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口述实录/《申江服务导报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4
ISBN 7-80646-662-2

I. 口… II. 申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7621 号

总 策 划: 徐锦江 陈鸣华

主 编: 陈晓欣

责任编辑: 孙 欣

装帧设计: 周艳梅

书 名 口述实录
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 www.sbcm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8.25

插 页 1
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 ISBN 7-80646-662-2/I·451

定 价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 录 **houshushilu**

第一辑 永恒话题 三个人的爱情 /1

在上海“避难”的我不敢回家 / 2

我怎么爱上了好朋友的丈夫 / 8

“老师”，要与妻子一起出国 / 14

为了他，我宁愿做爱情“两面派” / 20

羞涩的她，让我俩同时做了“负心”人 / 26

我买的戒指，套上了他太太的手指 / 32

第二辑 姐姐和弟弟，有点累 /38

他要我做永远的“地下女友” / 39

我不是被雪藏的“小男人” / 45

为了与他“私奔”，我背叛了两任男友 / 51

第三辑 男人也有委屈 /57

情感偏执令她3次爱上已婚男人 / 58

上海女友要求我陪她走出阴影 / 64

我在网上“窥探”了她3年 / 70

前妻住回我家，我却不想复婚 / 76

为了“前途”，她“扼杀”了我们的孩子 / 82

日夜“跟踪”她，我患上了神经衰弱 / 88

我要复婚了，可我想逃婚 / 94

想要挽回她，我再一次“失踪” / 100

第四辑 重新来过可以吗 /106

离婚后，初恋男友开始“报复”我 / 107

结婚时，初恋男友突然“浪子回头” / 113

看到我以前的日记，他“失踪”了 / 119

第五辑 想要放弃不容易 /125

吞安眠药只为了想挽回他 / 126

为了“将来”我透露了公司秘密 /132
我不相信爱情，却又一次失恋 /138
“牛皮糖”朋友，毁了我三段恋情 /144
21岁，我不甘心做“香港标准太太” /150
“逃走”归来，我已回不到过去 /156
他为我离婚，却不愿与我结婚 /162
我的老公最擅长打离婚官司 /168

第六辑 都是“虚拟”惹得祸 /174

我想要“拯救”他，他却离我而去 /175
分手后我仍然不知他是否爱我 /181
我从精神上“背叛”了他 /187
夜晚的“恋爱”，只维持了19天 /193

第七辑 理想与现实之间 /199

结婚前，我要“尘封”17年的恋情 /200
暗恋8年，我却拒绝做他的女友 /206
我爱上了男友的双胞胎哥哥 /212

第八辑 孩子，真的可以做赌注吗 /218

孩子已经半岁，他为什么不肯跟我结婚 /219
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做赌注 /225
结婚戒指，“徘徊”在当铺内外 /231
结婚前他要我答应尽快离婚 /237

第九辑 家庭反对战 /243

家庭“反对战”，还要持续多久 /244
离婚了，我们却“同居”了 /250
我想要离婚，他却想“拖死”我 /256



第一辑

永恒话题，三个人的爱情

冬尔闲聊：

“第三者”的角色永远占据“口述实录”中的相当篇幅，而且在几乎每段三个人的感情中，无论是“迟到”的第三者，还是“原配”的那一方，往往都是满腹委屈。听了那么多“三角恋情”的故事之后，不想妄论“第三者”的对错，只想奉劝一句：当所谓激情来临时，谁都能为自己找出一堆“飞蛾扑火”的理由，但是，这种激情真能够支撑一辈子吗？





在上海“避难”的我

——不敢回家

前言

“我根本没法呆在家里了，趁着公司在上海有项目，我暂时逃到上海来‘避难’——可我心里很清楚，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！”这是羽的开场白——羽是个典型的北方男人，烟不离手，虬结的眉宇下隐隐能看到眼睛里的血丝。羽说自己是很偶然读到《申》报的，读完后二话没说就打车直奔报社，“反正这儿也没什么人认识我，也就顾不上丢脸不丢脸了，再没个人说说话，我这个大男人眼看着就活生生给憋死了！”

她扭动腰肢，把我看呆了

阳是我的“结发妻”，是典型的贫贱不能移的那种。我俩从大学时代开始在一起，一晃也有10多年了！

能考进北京那所著名高校的，当然都是各地的“骄子”，个个心高气傲，我们这帮学计算机的，更是牛得不得了——那时我可是彻底的“活跃分子”，在认识阳之前从没有安定过，女朋友走马灯似的换。

大三的时候开始玩乐队，学校里明令禁止，我们偏不听。有次，我们在学校一个废弃的食堂里办地下演唱会，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，大伙儿一起又唱又跳热血沸腾。那天我第一次看到阳，



个子高高的，穿着牛仔裤，衬衣在腰间打了个结。她轻巧地跳到大音箱上，疯狂地舞动，惹出一片尖叫！阳舞动着的长发四处飞扬，腰肢柔软——简直把我给看呆了……

可能闹得太过了，学校保安“闻声而至”，现场刹那间乱成一片。四处逃窜的时候，我没有忘记去找那个身影，直到亲眼看着阳从几个大音箱上跃过，又从一个窗口轻轻爬出之后，我才放下心来。这以后没多久，我就和阳在校园里成双成对起来，用她的话说，我早就在她手里了！

年轻的时候总是不更事，一帮兄弟常在一起“混”，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。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愧对阳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自己再怎么闹腾，阳始终是我结婚的唯一选择——这应该也是许多男人的通病吧，觉得自己只要把握好尺度，就算是对得起对方了！

阳也不管我，她是特别典型的北方女孩，最多半开玩笑地警告我：“羽，结婚前你有的是自由，结婚后要是再有什么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我听了当时就乐了，真的，阳就是我欣赏和喜爱的那种类型，而且发自内心！

（“上海男孩女孩谈恋爱，应该不是那样的吧？”羽笑得有些勉强，嘴角一牵，一段烟灰抖在了自己的膝头，“也许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，总以为自己不会出轨。可一旦发觉出事，早已经不可收拾了！”）

关键词

●阳也不管我，她是特别典型的北方女孩，最多半开玩笑地警告我：“羽，结婚前你有得是自由，结婚后要是再有什么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我听了当时就乐了。

●这时候电话又响了，是老妈惊慌失措的声音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阳在家里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，然后进厨房拿了把刀就出门了，拦都拦不住啊！”



我们过起了很“节制”的生活

一毕业，血气方刚的我就走上了自己创业的路。刚开始真的很难，没有资金、没有客户，什么都要靠自己，常弄得灰头土脸。

阳那时还没毕业，可她二话没说抱着行李就住到我的小窝里，家里给她寄的生活费，几乎全贴到了我身上—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毕业，然后阳又独自东跑西颠地找工作，只为了能留在我身边。可那时我根本顾不上她，印象中，总是在我突然想起来关心的时候，她已经又换了一份工作……

那几年里，我从来没有给她过家用，她用一个人的工资打理着我们的小家，却只字不提结婚。我身边的兄弟都对她佩服有加，说实话，有这样的女人我夫复何求呢？

1997年公司开始渐渐上了轨道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年的情人节，我对阳说：我终于有条件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了！

阳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！

婚后生活果然幸福——我们是同甘共苦过来的，感情底子深厚；我和她也都挺会享受生活，只要再添个孩子，简直完美无缺了。

也许是世上无十全十美的事吧，结婚第二年，阳就流产了一次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我们格外地小心，可是，接着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，阳总是习惯性流产，虽然这多多少少是我和阳的一个心病，但说实话，我倒不太“在意”：第一我没有传宗接代的老思想，第二我们还年轻，有的是机会——我只是很后悔，前两年没有照顾好阳。

但是，这让阳很久都开心不起来，我知道，她是非常喜欢孩子的！于是，我让阳辞职当起了全职太太，同时我们还过起了很“节制”的生活。不久以后，我们在城东风景优美、空气清新的地方买了套别墅，而我的公司在城中心，我尽量天天赶回



去，实在太忙，就在公司宿舍里将就一晚。

（“这种‘节制’对男人来说，绝对是一种考验！我恐怕属于考试没‘及格’的那种人吧。”羽低头猛抽了两口，然后，突然将剩下的大半支忿忿地掐灭在烟缸里。）

她说只要和我在一起就够了

看到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，那天她穿牛仔裤，一件很BOBO的外套系在腰里——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第一次看到阳的情景。阳光、率真、无惧，是她们共有的特点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有些男人一生所爱的女人，像是若干个翻版。

也许是出于下意识，只一次面试，我便录用了刚出校门的谨。

谨给办公室添了许多生气，她那小女生的嬉笑嗔骂几乎成了公司的一道风景。午休的时候，休息室里总会出现一大堆不知名称的小吃点心，大家边享口福边听着谨嘴里不时迸出的新名词，新鲜动人——办公室里，大伙儿都喜欢她。

回到家，我偶尔会说起公司里的人和事，也好几次忍不住告诉阳，公司有个小姑娘真的很像以前的她。阳总是半开玩笑地说，年纪可差得太远了！然后故意板起脸，“羽，你可别把脑筋动到人家涉世未深的少女身上！”自然，我们也都只把这话当玩笑。

直到有一次，谨家里有事请了一周的假，大家都说，谨不在真不热闹——我坐在那里，忽然有些失落。这种失落让我惶恐不安，因为我发觉，这种以前等阳时的焦灼，已经许久没有出现。

谨很快又回到办公室。然而，我和谨目光碰撞时的感觉却渐渐改变，是无处躲闪的慌乱；再不久，在大家的调侃下，我发现谨总是穿和我很相近的衣服，谨一边否认，说是碰巧，一边咬着嘴唇，这时，我心里竟然萌生出一种疼惜的感觉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，我后悔自己没有足够



的自制力——如果让阳知道，后果我不敢想象；对谨，我又无言以对。这就是男人吧，永远对自己的作为没有准备，连自己都措手不及！可谨却表现得相当轻松，她对我说：羽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可以和你在一起就够了。

她的义无反顾让我更加难受，因为这是一种无法平衡的感情，而且我知道，我无法作出选择，也不敢。我逃避着，有时候我就自己欺骗自己——在家里的时候我加倍地对阳好，好像从来就没有谨存在过；回到公司或者和谨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让自己什么也不想，好像回到单身时代。

她拿了把刀就冲了进来

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，一半时间住在家里、一半时间住在公司，我来回于两个女人之间。每次回家前，谨会帮我买好小礼物，提醒我阳要过生日等等；而上班之前，阳又会帮我准备干净的衣服，带些她烧的拿手好菜给公司的兄弟们尝。

我总是心存侥幸：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吧，直到谨对我厌倦并离我而去——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，世上哪有包得住火的纸！

上个星期，阳终于知道了。那天我住在公司，一个兄弟突然惊慌失措地跑进来说：“羽，不好了，阳刚刚打电话问你和谨在不在，问完就摔了电话！”正说着，我桌上的电话紧接着就响了，是阳冷静得让人害怕的声音：“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过来了，你要是溜了你就不是男人！”我还来不及回答，电话就挂了。

我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！这时候电话又响了，是老妈惊慌失措的声音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阳在家里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，然后进厨房拿了把刀就出门了，拦都拦不住啊！”刹那间一切都乱了套，我完全没有思维了，心里反复只有一个念头：报应终于到了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不到啊！

公司的兄弟硬是把我塞上了车，我不愿意走，我不愿意自己



不是个男人。可他们拼命怒斥我：“非要搞出事来吗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阳冷静下来！当不当男人有什么了不起！”几个人把我架上了车，这之后到现在为止，我再没回过家！

后来听兄弟们打电话给我说，阳那天冲到公司发疯似的找我，手里拿着把用报纸包好的刀，几个人拼命抱着才让她安静下来。谨开始一直在角落里坐着，这时候走出来对阳说了一句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你们谁都不明白，我也不要你们明白，只要羽明白就够了！”阳听完后倒冷静了下来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根本没你什么事！”

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了。也算跌打滚爬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会折腾到今天这个份上，我自己都不明白！

（听着羽的自责，冬尔忽然想起《一声叹息》中张国立的一句台词“她就一仙女你也就看着，再说这世上哪来的仙女啊！”拿这话说给羽听，羽只是叹了口气，脸颊肌肉抽了抽，却笑不出来。）



口述者：羽、男、32岁、IT公司合伙人



我怎么爱上了

——好朋友的丈夫

前言

2月14日那天傍晚遭遇突然来访的“口述者”，实在让我很有些惊讶。但雅雅那一脸焦躁的表情却很真实，“我几乎是从公司逃出来的，办公室铺天盖地堆满了玫瑰花，可我这个以往的收花‘大户’却什么也没收到，还要强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我做不到！”雅雅的语气颇有些忿忿，还未切入主题，眼圈倒先有些红了。

我也不知该如何描述眼下的生活状态——26岁了，曾有过一段法律意义上的婚姻，眼下拥有一个无法“见光”的恋人，我从心底里渴望结婚，却压根没勇气面对。这些年来在感情上，我似乎一直都在走“背运”。

在认识波以前，我一向独立生活。大学毕业那天，我把所有行李径直搬到了自己租下的小房间里，从那以后的几年中，我的小家搬了好多回，但从来都是一个人的空间。我有不少朋友，经常一起逛街、泡吧，但几乎从没人受邀去过我那里。直到与波在一起后，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波是我现在的男友，说他无法“见光”，是由于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娜的丈夫，虽然他俩离婚已近一年，可我仍然没有勇气与他结婚。



（“公平一点说，我应该不是这段婚姻的第三者，因为即使没有我，他俩早晚也要离婚的。但是……”雅雅顿了好久不说话，一连变换了好几个坐姿，脸上的表情这才稍显平静，“毕竟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她至今也不知道波与我之间的关系，叫我怎么忍心将来把喜帖发给她？”）

QQ聊天，我与波“心照不宣”

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男友是捷，那时我俩是同事。刚毕业的女孩总会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由于公司禁止“内部发展”，捷偷偷追了我4个月，我却始终没太拿他当回事。终于有一天，捷突然向公司提出辞职，从老板办公室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捷竟然对着办公室所有人大声说道：“我喜欢雅雅，辞职就是为了能正大光明地追到她！”话音未落，同事们鼓掌、尖叫、吹口哨，我彻底被捷感动了。

其实那会儿我就已经认识波了，他与娜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，毕业后就住在一起，俨然已是“老夫老妻”的样子。捷的加入令我们刚好“成局”，四人隔三岔五就在一起吃饭、打牌、郊游。起初，我和波之间并无任何异样，只是娜时常会发小脾气，责怪波不够爱她、不肯煲电话粥、不主动约她出去、不会买礼物哄她开心。每逢

关键句

●断网前，我打了“拜拜，记得删除聊天记录……”这几个字，QQ那边好久没有回音。整整5分钟，我俩谁都没断线，却谁都不肯再说一个字……5分钟后，我突然起身直接关了电脑主机。

●波总会在下班后来我这里，有时即使我不在家，他也会独自坐一会儿。回家时只要闻到淡淡的烟味，我就知道他来过——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既独立又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。



这种时候，我总是充当和事佬，劝慰娜说：这样的男孩才有个性。我当然偶尔也向娜抱怨，捷实在太“黏”，令我毫无自由可言，远不如波那么成熟、独立。末了，我与娜总是互相取笑说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要不咱俩就换一个吧。

小女生的这种玩笑，自然谁都不会放在心上，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像我这样性格的女孩子，波也许真的更适合我。很多时间里我喜欢独处，或者与其他朋友在一起，可捷似乎永远都紧追不舍，永远都有无止境的追问以及“问候”电话。

200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，为了躲避捷的“纠缠”，我关掉手机躲在公司上网。打开QQ，发现娜也在线上，便随手发了条信息过去，兴奋地诉说自己如何“逃亡”成功。“娜”很快回信过来，奇怪的是，“她”竟然大力赞赏我的行为，还连呼值得效仿——直觉告诉我，QQ那头一定是波！不知为什么，我根本没有“戳穿”波。我俩竟聊得格外投机，起先，波还很刻意地伪装女孩说话的语气，不时来句“呵呵”或是贴上个笑脸，但渐渐地，他居然大胆起来，说出“你们女人……”之类的话。

就这样，我俩“心照不宣”地从下午两点聊到晚上9点，直到打字打得双手酸软，却谁都没说破。断网前，我打了“拜拜，记得删除聊天记录……”这几个字，QQ那边好久没有回音。整整5分钟，我俩谁都没断线，却谁都不肯再说一个字……5分钟后，我突然起身直接关了电脑主机。

（“那天真是巧合，娜也在公司加班，有份文件忘在家里的电脑里，她让波通过她的QQ账号发E-mail到公司。波就那么上了短短5分钟的网，居然就碰上我了！这当然也算缘分！”说话时，雅雅不停地张望四周，那天，玫瑰花自然是随处可见，雅雅的眼光没放过任何一束鲜花。）

结婚 27 天，我与捷天天吵架

我仍坚持每周只与捷见两次面，其中一次我会住到他家，但



其余时间必须完全属于我自己。但从那以后，我们4人在一起的时间却明显减少了，娜每次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推说公司加班。我一连好久都不用QQ，就连娜在QQ上给我留言，我也只当没看见。

波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奇怪的是，现实中听到彼此的声音，反而会让我俩变得无话可说，却又舍不得挂电话。常常是互相问候一句“你好吗？”然后便不做声。唯独有一次，波的公司昆明开年会，也许因为喝多了，那天凌晨他居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已经有些大舌头了，木愣愣地就说：“其实我，一直很欣赏你！”然后就像平常一样，我俩很久都不说话，我捧着手机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

2001年夏天，捷开始催促我结婚，我犹豫着不肯答应，他便每天准时送花到公司，弄得我成了全公司的话题，尴尬不已。

我们两对恋人还是先后结婚了，那年圣诞节，娜和波举行婚礼，是捷和我当的伴郎伴娘。婚礼那天我喝了不少，有些是主动要求的，娜连称我这个伴娘当得称职，只有我自己明白——我分明是有意要醉一回！因为那一整天，波的目光几乎没有投入到我这里，我只能拼命借酒让自己死心。

我与捷领结婚证是在一个月以后，是我突然答应捷的，也许受了他们的感染吧。领到结婚证那天晚上，捷特意叫上了娜和波一起庆祝，4人同时举杯的一刹那，我突然想起了婚礼那天的情景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因为匆忙，我和捷根本来不及买房，为了避免与他父母住在一起，我只好答应让捷搬进我家。从他搬过来到最后离婚，只有短短27天，而在这27天里，我俩几乎天天吵架。

（“我们结婚的那一个月，我居然从没将钥匙交给过捷，我不下班，他就只能在街上闲逛。”说到这里，雅雅突然笑了起来，问冬尔“是不是很过分”，“当初答应结婚，也许是被捷的鲜花攻势打倒了，但我很快就发现，我俩真的不合适。”）



离婚以后，我们瞒着娜在杭州“散心”

突然住在一起，我连下班后那点可怜的自由时间都被剥夺了。有了“丈夫”的身份，捷自然觉得可以“变本加厉”地“照顾”我——我看电视他就陪在旁边，哪怕再无聊的电视剧，他也露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；我上网，他每隔10分钟必定端水或者送水果过来，然后站在一旁不肯离开……我说什么都不愿意与他共用一台电脑，只好把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搬回家，还不放心地设了两重密码。

我无法忍受24小时的“监控”，从他搬来的第二天起，我俩每天吵架，最终，连好脾气的捷都忍无可忍。当他终于答应离婚的那天，捷几乎是咆哮着对我说：“你这种女人，这辈子嫁不出去了！”

2002年春节后，我终于结束了短暂的“婚姻”，重新回复到单身生活——这让我如释重负。记得离婚那天，娜特意请假陪了我一整天，当时她的表情看起来比我忧伤得多，连声问我：“像你这样，将来怎么办？”不知怎么了，原本心情轻松的我突然又想到了波。

那个周末，娜非要拽我出去散心，她与波刚买了辆新车，说要陪我去江浙一带逛逛。也许又是缘分降临，临到约定那天，娜突然被公司叫去加班，出游计划只得取消。中午时分，我正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看电视，波突然打来电话说：“还是出去吧，就我俩！”结婚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，我的心突然一动，竟然答应了。

那天，波一直将车开到了杭州西湖边上。一路上，我俩照例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听歌，一盘接着一盘。站在西湖边上，波突然轻轻抓起我的手，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你……”那天晚上，我们没有回上海，在宾馆里，当我走进卫生间洗澡时，隐约听见波在打电话：“我跟朋友在酒吧，他们非要拉我打通宵牌！”

回到上海以后，我第一次给别人配了自家的钥匙。波总会在下班后来我这里，有时即使我不在家，他也会独自坐一会儿。回